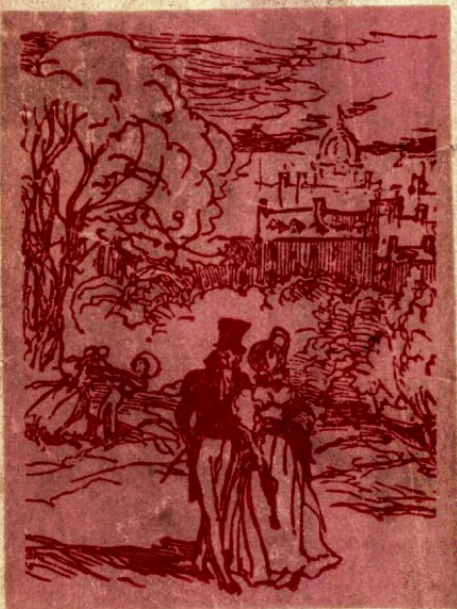


人間喜劇

三十歲的女人

巴尔扎克著 · 高名凱譯



私人生活之場景

820(52)
7715_H

人間喜劇

三十歲的女人

(風俗的研究)

私人生活之場景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1 ·

人間喜劇
三十歲的女人

La femme de trente ans

原著者 H. de Balzac

翻譯者 高名甄

《本書根據法國巴黎 Albin Michel 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譯出》

* *

有 版 權

1951年9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3000冊

書號(244) [V 1 15] 定價 ¥ 10,5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PDG

目次

一	初年的錯誤	三
	人女	三
	人婦	二〇
	人母	四三
	情誓	六四
	私約	七五
二	隱痛	八九
三	三十歲的年紀	一一三
四	上帝的旨意	一四一

畢埃夫爾河……………一四一

『洪水之谷』……………一四九

五 兩度奇遇……………一五九

幻惑……………一五六

『巴黎船長』……………一九三

教訓……………二二九

六 一個罪孽深重的母親的晚境……………三三四

贖罪……………三三四

一 初年的錯誤

人女



一八一三年四月初旬的一個星期日早晨，天氣非常的清麗，可以讓巴黎人一年之中第一次看到沒有泥濘的石子路，沒有雲霧的天空。中午之前，兩匹悍馬駕駛的一輛豪華的雙輪輕車就由卡斯迪裕里昂街轉入李蕪里街，停留在靠近萬葉台中央所新開闢的鐵柵停放的許多華麗馬車的後面。這輛輕捷的馬車是由一個外表多愁多病的男子駕駛的；斑白的頭髮好容易才遮住了他的灰黃的腦蓋，使他顯得未老先衰。他把韁繩遞給跟在車後的馬上僕從，下來擁抱一個嬌小玲瓏的少女，少女的美麗引起了台上散步的閒人的注意。年幼的少女站在車緣上，和悅的讓人家摟住她的腰，伸出手臂抱住她的嚮導的頸項，他也就把她扶上行人道，沒有揉擣她的綠色袍的裝飾物。一個情人也不會這樣細心的照顧。這位陌生人應當是這女孩子的父親，少女沒有對他道謝，就親

熱的挽住他的手臂，急忙忙的帶他走進了御花園。老父親注意到幾個年青人的驚嘆羨慕的眼色，他的臉上的憂愁痕跡也就消失了一些時刻。雖然他久已到達了男子們滿意虛榮享樂的年紀，他却仍然微微的一笑。

「人家還以為你是我的妻子哩，」他朝着少女的耳朵說，再立直，慢步的走，緩慢的程度甚至於都使她失望。

他好像很喜歡女兒的嬌豔似的，他都比她自己更快樂的享受好奇的人衆朝着這隻穿在深褐色半節靴裏的細腳，朝着白布袍所表現的幽雅的纖腰，朝着繡花的領飾沒有能够完全遮蔽的鮮豔的頸項所投射而來的矚視。步伐的動作不時不時的推開了少女的袍子，讓人家在半節靴上看到一隻巧妙配合光潤絲襪的圓腿。

所以，許多遊人都從這一對男女前面走了過去，來欣賞，來重新細察這隻年青的臉孔。臉孔的周圍垂着棕色的髮辮，一頂女帽的紅綢裏的反光和她的一切險紋所表露的欲望跟急燥都使這臉孔更顯得又白又紅。一道溫和的狡猾使一雙鎔化在杏仁色眼白裏的美麗黑眸子更有生氣，彷彿在一道清泉裏浮遊似的眼睛上面覆有一副彎曲的眉毛，周濛生着悠長的睫毛。生命和青春都把他們的寶藏堆積在這活潑的臉孔上，一隻還很溫柔的胸脯上，雖然那時候胸下綫有一條腰帶。

少女對於一切的敬禮都毫無感覺，她用急燥的態度跟着杜伊勒利宮，這無疑的就是她的輕率散步的目標。這時候已經十一點三刻了。雖然還是早晨，許多想要顯耀裝服的女人都從宮裏走出，用賭氣的神色轉過頭

來，好像懊悔太晚來觀看她們所願望的一個戲景似的。這些失望的女遊客嘴裏發出幾句惡意的幽默，飛到陌生美女的耳裏來，使她非常的憂愁。老年人用好奇的目光，不是嘲弄的眼色，來偵察他的伴侶的美煥的臉孔上所有的煩燥恐懼的記號。他太細心的觀察她，他不至於沒有做父親的人的顧慮。

這一天是一八一三年的第三個星期日。過後第三天，就是拿破崙出發進行萊普錫會戰的日子。這一場會戰使他先後犧牲了柏西埃爾①和杜羅克②，攻克了盧松和保松，發現了奧地利，撒克遜人，巴維埃爾人和柏爾拿多特的反叛而苦戰於萊普錫。皇帝主持的盛大閱兵典禮應當是久已引起巴黎人和外國人的嘆慕的。最後一次閱兵式。老練的禁衛軍就要舉行最後一次的神妙操演，隊伍的雄偉和操演的準確有的時候甚至於都使這個便着要跟全歐洲抗戰的巨人本身驚訝。悲愁的情緒激發好奇的民衆到杜伊勒利來。每一個人好像都猜到了未來的結果，也許也都預先覺到了當日法蘭西的英武日子就要像現在似的染上了虛玄的色調。不止一次了，我們的幻想都需要重新描繪這暮景。

「咱們走快點兒罷，爸爸！」少女用戲弄的神氣，催促老年人說：「我聽見打鼓的聲音。」

① Massières (Jean-Baptiste) 是法蘭西的元帥，拿破崙的令將，戰死於盧松 (Lutzen)。

② Duroc (Gérard-Christophe-Micn) 也是法蘭西的元帥，拿破崙的心腹，戰死於保松 (Bautzen)。

「還是開進杜伊勒利的軍隊，」他回答說。

「也許是排隊遊行哩……大家都回來了。」她用兒童的苦澀的態度答辯說，老年人聽了不禁微微的一笑。

「十二點半才開始閱兵哩，」父親說，他幾乎都趕不上急性的女兒，落在她後面走路。

看了她的右臂的動作，您一定要說她拚命的企圖奔跑。她的小手戴上整齊的手套，不耐煩的捏緊一條手絹，好像拿住船槳似的。老年人不時不時的微笑，但是有的時候多慮的表情也使他的乾枯的臉孔暫時呈出愁容。他愛護美麗的女兒，這使他同樣的崇拜現在，恐懼將來。他好像對自己說：「她今天很快樂，她永遠都要這樣嗎？」因為老年人都有一種傾向，要把他們的悲哀去沾染年青人的將來。

一面三色旗在一座大樓頂上飄揚，人們就是穿過這大樓來來往往的遊歷杜伊勒利花園和閱兵場。父女兩個人走到這大樓的迴廊列柱下面時，官員們就用嚴厲的口氣對他們喊道：

「不許再走！」

兒童翹着脚尖高瞻，她居然看得見一羣裝束入時的婦女塞滿了皇帝應當從中出來的老舊雲母石穹窿的兩邊。

「你知道清楚，爸爸，咱們來晚了！」

悲憤的小嘴唇證明她對這一次的關兵如何的重視。

「好罷，珠麗，咱們走罷，你不願意讓人家擠着。」

「咱們還是留在這兒罷，爸爸。我還可以從這裏看見皇上呢；要是他這一次打仗駕崩了的話，我就永遠也看不見他了。」

聽到這自私的口氣，父親不禁戰慄了起來；女兒的聲音裏甚至於都含有熱淚；他瞧了她一眼，覺得在她那低垂的眼皮下看到了一些眼淚，不是憂愁，而是老父親容易揣測的少女的初期的悲哀。突然間，珠麗漲紅了臉，發出了一道步哨兵和老父親都不明白的嘆息。聽了這個喊叫，一個從院子裏朝着樓梯跑去的軍官就立刻轉過身來，一直走到花園的穹隆這邊來，找了一會兒才認出這少女，因為她讓衛兵的粗呢帽遮住了一些時刻。軍官立刻爲她和她的父親而取消了自己所頒發的禁令；然後，他就把快樂的兒童溫和的拉到身邊，毫不顧慮圍繞穹隆的漂亮的一羣如何的發出怨聲。

「原來今天是你值班，怪不得她這樣的生氣，這樣的忙。」老年人又嚴肅又諛諧的對軍官說。

「先生，」年青人回答說，「要是你們要站個好地方的話，咱們就別說笑話了。皇上不喜歡老等我，我奉大元帥的命令，有事情要去通知他。」

他一邊走，一邊親暱的挽着珠麗的手臂，急急忙忙的領她朝着關兵場走去。珠麗看見人衆在皇宮的灰牆



和杜伊勒利院子中央那一條框圍方形沙場的鐵鍊所聯絡的界石之間的小空地裏擠着，不禁驚訝起來。哨兵搭好讓皇帝和他的參謀有個通路的繩子都不容易避免這蜂擁一般的人羣的忙迫衝撞。

「這一定很美罷？」珠麗微笑的問。

「小心呀！」軍官喊道。

他抱住了少女的腰，又猛又快的把她舉了起來，讓她站在一根圓柱的旁邊。要是不這樣突然的舉起了她，他的好奇的親戚就會被一匹配搭綠黃色馬鞍的白馬的屁股碰傷了。這匹馬的轡頭是由拿破崙的孟路克騎士[○]拉在手裏的。這匹馬幾乎走到了穹隆的下面，就在許多等候皇帝隨從的高級軍官所騎的馬匹後面十步路。年青人把父女兩個人安置在右邊第一個界石附近，人羣前面，用一個頭勢把他們交托給站在他們兩邊的兩個老衛兵。

軍官重新回到皇宮裏去的時候，快樂幸福的氣色就在他的臉孔上替代了白馬的退避給他印上的突然恐懼的痕跡；珠麗曾經神祕的拉緊他的手，也許是給他致謝他對她的小幫忙，也許是要對他說：『我畢竟能夠看你去了！』她甚至於都給他溫和的點頭，來回答他忙着走開之前對他們倆所行的敬禮。老年人好像故意要讓這兩位年青男女在一起似的，他在女兒後面一些地方嚴肅的站着；但是他却偷偷的偵察她，裝做聚精會神觀着閱兵場的盛況的樣子，設法讓她以為他毫不在意。珠麗給她的父親投去一道駭怕老師的小學生一般的眼色時，老年人甚至於都用一個表示歡迎的快樂的微笑來回答；但是他的刺人的眼睛却跟着軍官一直看到穹隆下面去，這快速幕景的任何一個事發都沒有瞞得過他。

『這景象太美了！』珠麗握緊父親的手，低聲說。

這時刻，閱兵場所呈現的偉壯如畫的景況使萬千張口驚嘆的觀衆發出歡呼。另外一羣跟父女兩人同樣忙迫的人衆就佔住了和皇宮相平行的一條線上，沿着閱兵場鐵柵的一塊鋪石子的狹窄的空地站着。這一羣人用各種各樣的婦女裝飾給杜伊勒利的許多建築物 and 這新立的鐵柵所形成的長方形畫出了輪廓。

○ 孟路克騎士 (Mameluk) 是曾經統治過埃及的孟路克民族而由拿破崙編為軍隊的騎士。孟路克民族

本來是土耳其和埃及兩族所混合的一個奴隸民族。

準備檢閱的老練禁衛軍充滿了皇宮對面的大空場，呈現出十排深的藍色行列，令人注目。園地外邊和閱兵場裏頭的其他平行線上，又有許多砲兵和騎兵的隊伍等着要在鐵柵中央的得勝門下操演，那時代人家可以在這得勝門頂上看到許多雄壯的威尼斯馬像。羅佛爾宮迴廊下的軍樂隊被持矛的波斯騎兵掩蔽了。方形的沙場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空着的，好像是給這些由軍事的齊整方術而排列成行的緘默隊伍的動作所預備的戰場似的。萬千刺刀的尖鋒反射着陽光，吹動軍帽飾羽的空氣使這些羽毛發出蕩漾的浪紋，好像暴風吹動樹林似的。沉默光耀的軍隊呈出了因為制服、袖飾、武器和佩帶的不同顏色而生的萬千對比。這龐大的圖畫，這交鋒之前的戰場的縮形和一切奇怪的附件都很有詩意的給崇高莊嚴的建築物加以框飾。建築物的站立不動的性格好像都做了軍官和士卒的模範。觀衆不由自主的拿這些人牆來比擬石牆。

春天的太陽濫費光熱，射落在前一天才建築好的白色牆和經歷百年的舊牆之上，充分的照耀着這些描寫已往的險象，等待將來的危機的深灰色的臉孔。只有每一聯隊的上校走到這些英雄所結成的隊伍前面來。在這些雜着白銀色，藍色，紫色，黃金色的隊伍後面，好奇的觀衆可以看到繫在六個不知疲倦的波斯騎士的矛子上端的小三色旗；這些騎士就像引導牛羣沿着田畝走路的家狗似的，在隊伍和觀衆之間不斷的飛馳，去阻止觀衆越過皇家鐵柵附近所允許給他們的小空地。細細的觀察這些動作，人家一定會相信自己是在林中長睡的美女的宮殿裏。●春天的和風吹過衛兵的長毛帽，證明了兵士的堅毅不動，正如羣衆的讚嘆表現他們的

緘默似的，有的時候，只有中國式帽子的響聲或無意中在大鼓上打擊而被皇宮的回音反射出來的輕弱的聲音有點像預告暴風雨的遠處傳來的雷鳴。

一種無從描寫的熱情在人衆的等待裏興奮着，法蘭西要在任何公民都預先看到危險的戰役的前夜跟拿破崙告別。這一次是法蘭西帝國還能夠存在不能夠存在的問題。這種思想好像激動了市民和那些擁塞在飄揚拿破崙的鷹旗和他的才智的園地中間的緘默的武裝民衆。這些兵士，這法蘭西的希望，這些兵士，他們的最後一滴血，他們也引起了好奇的觀衆的憂慮。在觀衆和軍人之間，也許已經說了一句永遠的告別；但是一切的心靈，甚至於最反對皇帝的人，都向上天熱烈的祝願祖國的光榮。自從歐洲和法蘭西鬥爭以來就疲於奔命的辛勞的人衆走過勝門底下的時候，都把他們的怨恨放下，因為他們懂得危急的日子拿破崙就是整個的法蘭西。皇宮的鐘樓打了十二點半的聲號，這時候，人衆停止擁擠了，岑寂變成深刻的，人家甚至於都聽到一個兒童的說話。好像只有眼睛還活着的老年人和他的女兒，那時候都聽得清楚在皇宮的響亮的迴廊列柱下蕩漾的一響刺馬距的聲音和刀劍的響聲。

● 林中長睡的美女是柏羅 (Charles P. Raoul) 的作品，敘述某一公主受罰在林中長睡一百年，醒來後與某王子結婚，生育清農與白畫二子的故事。

一個相當肥胖的矮個子忽然出現了，他穿一件綠色的制服，一條白色褲，一雙馬靴，頭上戴一頂跟他一樣威嚴的三角帽，胸前飄揚着一條光榮勳章的紅綬帶，腰邊掛着一把小小的指揮刀。這是從廣場的一切角落裏投來的一切眼睛所看到的「人物」。一會兒，軍鼓在演武場裏打響着，兩個軍樂隊的樂器，從最溫和的笛子起到最粗暴的大鼓止，都開始而重複的演奏一句尙武精神的樂曲，聽了這英武的呼召，一切的靈魂都發抖着，旌旗發出行禮的信號，閱兵場裏的兵士，自第一排起到最後一排止，都用齊整的動作舉槍。口令好像回音似的一排一排的傳佈着。熱情的人羣高呼「皇上萬歲！」總之，一切都顫慄着，一切都動蕩着，一切都沸騰着。拿破崙騎上了馬，這動作給緘默的隊伍注上生命，給樂器輸上聲音，給旌旗灌上興奮，給一切的臉孔加上感情。這老宮殿的迴廊的牆也好像在高呼「皇帝萬歲！」這不是人間的景象，而是一種魔術，一種神力的幻影，或說得更對一點兒，是這暫時的統治的曇花一現的影子。太陽都爲這個人物驅散天上的雲霞，這個受一切的愛情，一切的熱望，一切的忠誠，一切的祝願所包圍的人物，他坐在馬上，停在追隨後面的小金龍騎兵隊之前三步路，左邊是大元帥，右邊是副帥。在他所引起的這些激動的情感之中，他的臉孔却沒有顯露任何一條感動的臉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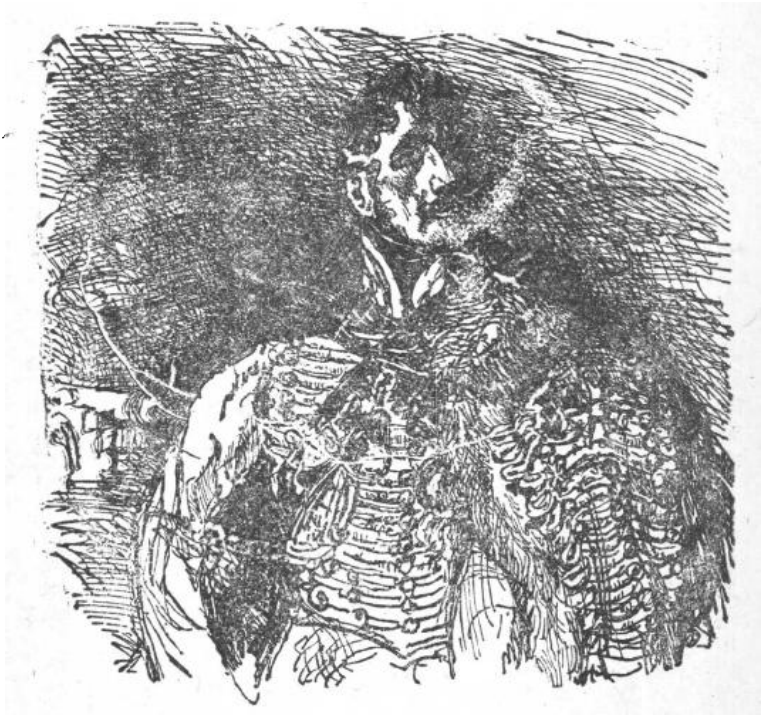
「噢上帝，是的。在瓦格蘭姆的炮火裏，在莫斯科的死屍裏，他總是這樣跟名伶巴布提斯特一樣的鎮靜，他！」

這句話是一個站在少女附近的衛兵對許多的詢問所加的回答。珠麗注視了這個表現極大安祥力量的

鎮靜的臉孔一些時刻。皇帝看見了查提恩納小姐，就轉過頭來，朝着杜羅克，說了一句使大元帥微笑的簡短的話。軍隊開始操演了。如果到此刻爲止，年青少女總是輪流注意拿破崙的不可侵犯的臉孔和藍色、綠色、紅色的隊伍的話，這時候她却幾乎只在這些老兵士的快速齊整的動作裏注意到一位在轉動行列之間騎馬馳聘毫無倦容回到拿破崙在前顯耀的隊伍這邊來的年青軍官。

這位軍官騎着一匹黑色的駿馬，皇帝傳令官的天藍色制服使他在這裝飾入時的人羣中顯得更爲出類拔萃。他的繡飾在陽光之下這樣的發亮，他的軍帽的狹長的烏冠這樣的收集強烈的光線，觀衆們甚至於都會拿他來比擬烽火，來比擬皇帝派來指揮這些軍隊的看得見的靈魂；這些軍隊的飄揚的武器在他的眼色調動之下集中，宛如深淵的波浪一樣的旋轉，或者像衝擊海岸的驚天怒濤一般的奔過他的前面，射出火焰。

操演完畢，傳令官就放鬆了韉頭，急速跑來停在皇帝前面，聽候命令。這時候，他不過離開瑪麗二十步路，站在皇帝一羣人的對面，他的態度很像熱拉爾在奧斯特爾里慈戰圖中的拉將軍的姿儀。他讓少女去崇拜全副戎裝裏的她的情人 戴格曼·維克多。爾上校年紀僅及三十歲，他是高大、強壯、輕盈的；當他用力制馭一匹肩背柔軟縹緗而像揉綿在他身下似的駿馬的時候，他的身姿的各部分的配合實在是最完美也沒有的。棕色的魁梧的臉孔有一種不可解釋的蠱惑力，是齊整的臉紋給年青人的面貌所灌輸的。他的額頭又高又闊，火一般的眼睛躲在濃厚的眉毛和悠長的睫毛裏，好像是兩條黑線中間所畫的白色半卵形。他的鼻子呈出一隻鷹嘴的



幽雅的曲線。嘴唇的紫色因爲不能沒有
的黑色鬚髯的線條而更加明顯。寬闊光
澤的雙頰呈出棕黃的色調，顯得他有一
種特殊的健康。他的臉孔是由「勇神」
給加上烙印的，是現今想要繪畫帝政時
代的法蘭西英雄的藝術家所尋覓的典
型。駿馬滿身流汗，激動的頭表現出牠的
極度的煩燥，兩隻前足分開停蹄在同一
條線上，彼此無先無後，搖擺着豐厚的悠
長的尾毛，牠的忠誠正是牠的主人對於
皇上的忠誠的圖像。珠麗看見她的情人
這樣忙於注意拿破崙的眼色，她甚至於
都生出妒忌之心，想到他還沒有看她。

忽然間，皇上說出了一句話，維克多